

舐犊情深

舐犊情深
Shi Du Qing Shen

史洪海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403217

舐犊情深

Shi Du Qing Shen

史洪海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 1403217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2011 · 北京

I247.57/49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舐犊情深/史洪海著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11. 3
ISBN 978-7-106-03301-9

I. ①舐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01009 号

舐犊情深

史洪海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电话: 64296664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64296742 (读者服务部) Email: cfpv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
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张/14.75 字数/356 千字
印 数 1-1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3301-9/I·0741
定 价 38.00 元

内 容 简 介

北平解放前夕，珠宝商高善祖带着全家去了台湾，他的妻子吴美贞因为即将临产，行动不便，只好暂留北平，夫妻俩约好，待吴美贞生完小孩后，高善祖再将母子俩接去台湾。

不久，北平和平解放，两岸交通彻底中断，高善祖再也没能回来接吴美贞，并且失去了联系，由此，演绎了一幕延续半个世纪的人间悲喜剧……

郭晓冬	男	饮食公司总经理
李雨溪	女	郭晓冬之妻， 高孜强的初恋女友
高孜强	男	台湾宝昌公司老板
郭 四	男	老面馆掌柜， 郭晓冬之父
双 喜	女	郭晓冬之母
郭维欣	男	郭晓冬之子， 金月海鲜大酒楼副总经理
郭晓阳	女	郭晓冬的妹妹， 英语教师
孙国林	男	郭晓阳之夫， 原老面馆职工， 后任饮食公司副总经理， 兼合资后的金月海鲜大酒楼副总经理
高老爷子	男	北平的珠宝商， 高孜强的爷爷， 后故于台湾
高善祖	男	高孜强之父， 台湾宝昌公司原老板
吴美贞	女	高善祖的元配妻子， 高孜强的生母
金婷婷	女	高善祖到台湾后的妻子， 高孜强的继母
高善汶	女	高孜强的姑姑， 高善祖的胞姐， 居香港
叶文清	男	高善汶的丈夫， 香港商人， 后加入宝昌公司
周娅菲	女	高孜强的妻子
高若石	女	高孜强的女儿
高孜丽	女	高善祖的女儿， 高孜强的同父异母妹妹
李 迈	男	中学校长， 李雨溪之父
俞晓荷	女	中学教师， 李雨溪之母
赵秋鸣	女	老面馆职工， 后为思美斋大酒楼女老板
刘 扬	男	赵秋鸣的丈夫， 老面馆厨师
小 雪	女	赵秋鸣之女
江 洲	男	金月海鲜大酒楼采购部经理
于 华	女	正利酒业公司业务员
刘先生	男	高家在北平时的宝昌金店的管账先生
张西顺	男	小名顺子， 原宝昌金店小伙计， 后任老面馆经理
丁富国	男	小名狗蛋， 老面馆小伙计

人物表

- 一 001 围城下， 临别托嘱好心人
大雪夜， 爱婴一啼拂晓临
- 二 026 离别日， 高宅遇难祸连起
过小年， 郭家义留落难女
- 三 041 留宝岛， 高家父子归路断
滞京城， 母子安居四合院
- 四 050 老面馆， 换身变为大饭店
无奈举， 宝岛久居再娶妻
- 五 064 报国心， 投笔从戎卫国防
难定夺， 两凤一凰谁成双
- 六 073 受屈辱， 只身潜逃去他乡
别离夜， 花前月下诉衷情
- 七 084 郎不归， 望眼欲穿泪洗面
尝禁果， 羞情渐露愁断肠
- 八 093 宝石戒， 见物思亲骨肉聚
初显才， 踌躇满志承父业
- 九 117 救战友， 舍身忘己负重伤
立大功， 英雄团里美名扬

目 录

- 十 132 续旧情， 义无反顾定终身
舍前途， 归乡喜结连理缘
- 十一 151 语惊人， 雄才大略展宏图
留遗言， 勿忘大陆故乡情
- 十二 162 乱哄哄， 你错我错谁的错
意浓浓， 你变我变谁在变
- 十三 171 偶相遇， 父子相见不相识
欲归乡， 心怀忐忑探实情
- 十四 189 世间小， 情敌故路巧相逢
放胸怀， 弱妇助夫心大容
- 十五 220 无颜面， 打点行装欲回程
父老情， 舐犊情深誓报恩
- 十六 249 化寒冰， 故乡落脚启新程
牵乡魂， 游子难改故里情
- 十七 266 天降喜， 老翁大陆有亲孙
乘东风， 金月高悬换新容
- 十八 280 凤还巢， 落叶归根终圆梦
三家亲， 水乳交融见真情
- 十九 306 美人计， 一时迷惑入圈套
难自拔， 石榴裙下上歧途

- 二十 321 紧相邻， 一家欢喜一家愁
找新路， 拆解乱麻觅出头
- 二十一 340 恋美女， 越陷越深难回头
迷金钱， 欲壑难填铸大错
- 二十二 357 下岗女， 自强不息开酒楼
喜结缘， 师徒子女结连理
- 二十三 373 钻牛角， 水火不进不听劝
惜金河， 回天无力陷困境
- 二十四 394 巧施计， 狐狸露尾现端倪
铁证在， 欲盖弥彰已晚矣
- 二十五 414 情真切， 巧救金河出困境
老面馆， 老树生芽唤新春
- 二十六 440 乔迁喜， 半世冤家成夫妻
大结局， 携手共迎新世纪

围城下，临别托嘱好心人
大雪夜，爱婴一啼拂晓临

一

围城下，临别托嘱好心人 大雪夜，爱婴一啼拂晓临

北平解放前夕。

天阴沉沉的，看样子快要下雪了。

宝市大街上人烟稀少，没有了往日的喧闹。几家装修古雅的字画店、古玩店、珠宝首饰店错落地排列在街道的两旁，它们中间偶尔夹杂着几家南货店和饭铺，郭记老面馆就夹挤在其中。

老面馆掌柜的名叫郭四，二十六七岁，看上去是个很能吃苦耐劳的人。一身白里黑面儿的棉裤棉袄，一双黑布对梁儿棉鞋，腰上系着一块永远洗得干干净净的白粗布围裙。他那圆圆的脸上永远挂着讨人喜欢的微笑，又黑又粗的眉毛下是一双圆圆的大眼睛，厚厚的嘴唇给人一种可靠、忠厚的感觉。

老面馆虽说只是个小饭铺，比不上大饭庄子豪华气派，可是在这条街上，也算有点儿规模了：一拉溜儿三扇敞亮的大玻璃窗，墨绿色的窗棂，深红色的柱子，门楣上挂着一个厚厚的棉门帘子，宽宽的屋檐下吊着两个饭铺特有的幌子，在寒风中晃动。铺子里整齐地摆着几张原木桌子，油光锃亮，没有一丝油污。桌上放着筷子筒、醋壶和酱油壶。

兵临城下，谁也不知道战事什么时候会爆发，街面上冷冷清清的，车少人稀。



郭记老面馆里却依然是热气腾腾，喝酒聊天和吃面的人坐得满满堂堂。墙上醒目地贴着“莫谈国事”的纸条，可人们还是在悄声地聊着一个主题：解放军已经把北平严严实实地围起来了……

老面馆主要卖炸酱面，顺便也卖点儿烙饼、馒头，还有几种下酒的小菜：肘花、猪头肉、花生米、玫瑰枣儿……这里的常客们最喜欢吃郭四做的猪脑儿，软软的、腻腻的，撒上点儿蒜末，是绝佳的下酒小菜。老面馆虽然没有什么南北大菜，可是那令人叫绝的老北京炸酱面，却吸引了无数的回头客，就连那宝市大街上腰缠万贯的珠宝首饰店和古玩字画店的老板们，也时不时地来这里吃上一碗炸酱面。

店里的小伙计狗蛋在雾气腾腾的店堂里来回穿梭着，吆喝着，累得小脸红扑扑的。外面是天寒地冻，他的脑门儿上却渗出细细的汗珠。掌柜的郭四也在里里外外地忙乎着，一会儿进厨房抻面、煮面，一会儿又出来招呼熟识的常客。

这时，门帘一掀，进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，随身带进一股寒风，马上在店堂内卷起一团浓浓的雾气。郭四抬头一看，进来的是街东头宝昌金店的伙计顺子。顺子大名叫张西顺，大伙儿都叫他顺子。

郭四一见顺子来了，就知道是宝昌金店的老板高善祖要吃面了。他赶紧过来跟顺子打招呼，问他是不是高爷想吃面了。

顺子一边使劲地搓着冻得通红的双手，一边说高老爷子从宅子那边过来了，爷儿俩想吃碗面。

“哟，老爷子过来了？”郭四笑吟吟地说。

高老爷子是高善祖的父亲，平时金店里的事情都由高善祖一个人打理，高老爷子很少到店里来，今天老爷子过来了，郭四自然不敢怠慢，他赶紧说：“得嘞，我马上去抻面，你坐这儿稍等一会儿。”

围城下， 临别托嘱好心人
大雪夜， 爱婴一啼拂晓临

顺子告诉郭掌柜，还是老规矩：酒给烫热点儿，面条抻细点儿，猪脑儿多放些蒜泥。

“我知道，你就放心吧。”郭四说着，转身要走。

每次高老爷子来，总是要一碗炸酱面，二两老酒和几个下酒的小菜。老爷子上了年纪，牙口不好，所以，软嫩鲜香的蒜泥猪脑是老爷子最爱吃的，郭四对高老爷子的这个喜好早就记在心里了。

“还有，郭爷。”顺子拦住了郭四，“老爷子让我问您，这会儿腾得出工夫来吗？”

现在正是饭口时间，哪还腾得出工夫来呀？郭四站住脚，用眼神示意顺子看看店堂里忙碌的场面说：“这会儿正忙着呢。”

“噢，那就算了吧。”顺子一看店里确实很忙，就没再说什么。

“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，没关系。”郭四听顺子说话的口气，估计高老爷子找他有什么事要说。

高家父子很喜欢吃郭四的炸酱面，时常来叫碗面吃，久而久之，就很熟识了。虽说郭四跟高家父子很熟，可是，除了吃面，在其他方面没什么过多的来往。

顺子见郭掌柜非要问，就告诉他说，老爷子问郭掌柜能不能亲自把面给老爷子送过去，好像有什么事儿要跟他说。

郭四问：“你知道老爷子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”

顺子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郭四有点纳闷，高老爷子找自己能有什么事啊？他想了想，就让顺子在这儿坐一会儿，等面熟了，他就跟顺子一块儿把面送过去。

郭四是个热心肠，既然高老爷子张嘴说让自己过去一趟，那自然是有事要跟自己说，即使自己这儿再忙，也得过去一趟，别耽误了人家的事情。

“那就谢您啦。”顺子很乖巧，立刻替主人表示了谢意。



“谢什么，老爷子招呼，我敢不去？”郭四也笑了。

宝昌金店坐落在宝市大街的东头，主要经营珠宝玉石金银首饰。店面装修雍容华贵，店内金品一应俱全。此时，老板高善祖正坐在店内的硬木雕花椅子上，一边喝茶，一边和父亲高老爷子聊天。

高善祖有三十出头，白净面皮，头发乌黑发亮。他身穿一件提花缎面的狐皮长袍，脚踩锃光瓦亮的法国皮鞋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，镜片后是一双睿智的大眼睛。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镶有方形祖母绿宝石的金戒指，看上去，他不仅有钱，还很有学问。

平时，店里的事情都由他一个人打理，他只雇了一个管账的刘先生和一个小伙计顺子。自从父亲把店交给他经营以后，就很少再来店里了，今几个不知为什么，老爷子亲自跑过来了。

“爸，这大冷天的，您不在家歇着，跑到店里干什么来了？”高善祖担心老父亲受凉，埋怨他不该到店里来。

“我在家呆着也没事，就想起郭四的炸酱面来了。”高老爷子微微一笑，“哎，顺子怎么还没回来呀？”

“刚走这么一小会儿，回不来呢。”高善祖放下茶盅，身子往高老爷子这边欠了欠，小声说：“爸，我看您哪，不只是为了这碗炸酱面吧？”

高善祖知道，这大冷天的，老爷子哪可能为了一碗炸酱面还专门跑一趟呢？他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。而且，他还嘱咐顺子要让郭四亲自把面送来，这里呀，一定有名堂。他深知自己老爷子的脾气，不管什么事情，不经过深思熟虑是不会轻易下决心的，而没有决定了的事情是轻易不会说的，所以，高善祖只能以这样的口气试探父亲。

高老爷子一手托着茶盅，一手用杯盖轻轻拨着茶盅里飘着的茶

围城下，临别托嘱好心人
大雪夜，爱婴一啼拂晓临

叶，他没有直接回答高善祖的问题，而是头也不抬地反问高善祖，最近北平的时局很紧张，店里的生意有没有受到影响。

高善祖明白了，父亲这次来店里，就是为了这事。他赶紧把店里的情况跟父亲说了说，现在外面的风声这么紧，金店的生意却比过去还忙乎。

“你觉得这事儿很奇怪，是吗？”高老爷子抬起头，用异样的眼神看着高善祖，“善祖啊，我一说吧，你就该不爱听了。”高老爷子轻轻放下茶盅。

“爸，有什么话您就说呗，我哪儿敢不爱听啊。”高善祖见父亲这副神情，心里不免有点紧张。

高老爷子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当初，为什么要送你去法兰西留学呀？还不是想让你多学点儿知识，多动点儿脑子？你好好想想，当前这种时局，为什么金店的生意非但没有冷清下来，反而更热了，这种现象是怪呢，还是不怪？”

老爷子的思想还是比较开通的，随着金店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他知道凭着自己的这点小聪明是无法支撑这么大的一个产业的，更不要说往大了发展了。所以，十多年前，高善祖高中刚毕业，就被老爷子送去法国读书了，学的是经济管理专业，老爷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到外面去开开眼界，见见世面，多学一点专业知识，将来好接自己的班，把高家的家族产业更快地发展起来。

高善祖留学归来后，老爷子先带着他在自己的身边干了几年，觉得儿子干得还不错，就提前把金店交给了高善祖打理。平时，老爷子基本不再插手店里的事情，可如今事关重大，老爷子只好亲自来过问了。

“我总觉得有点儿不正常。”高善祖实话实说了。他觉得，按照常理，这兵荒马乱的，谁还有心来买这金银首饰啊？



高老爷子到底是过来人了，他看问题那可是入木三分，他说：“要说不正常嘛，这话不假。”他把身子往后靠了靠，微微闭上了眼睛，“可是，你再想一想，目前时局这么动荡，咱们的生意倒好起来了，这里面有什么玄机啊？你再想想，来买货的又都是些什么人呀？”

高善祖也是个聪明人，不等老爷子说完，他就明白了：“对呀，现在来买货的，可都不是一般人啊，看样子，他们这是准备着要……”

高老爷子见儿子一点即明，心里很是欣慰。现在，谁都知道这北平是守不住了，手里攥着这么多纸票子有什么用啊？还是得换成硬货才放心哪。

“那我们就赶紧多上点儿货吧，过这村儿就没这店儿了。”高善祖觉得机会来了，他显得有点兴奋。

“又想错了不是。”没想到，老爷子给他迎头泼了一盆冷水。老爷子让高善祖好好想想，不久的将来，这北平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，要知道，共产党可是不讲究穿金戴银的。现在，如果进那么多的货，一旦共产党占了北平，这些东西卖给谁呀？那还不全砸在手里？

听了老爷子的话，高善祖可真急眼了，是啊，共产党一进城，这金店里的东西可怎么办呀？弄不好，生意可就全完了，得赶紧想想对策，事到临头再想办法可就晚了。

“是啊，未雨绸缪，才能免除后顾之忧啊。”看起来，高老爷子对于下一步的打算，已经是胸有成竹了。他说，我们是生意人，对政治不感兴趣，也不过问政治，哪里有生意我们就去哪里。共产党很快就会把北平占了，他们也不穿金戴银的，这儿还能有生意可做吗？没有生意的地方，我们还呆在这儿干什么呀？

高善祖很惊讶，他听出了老爷子话里的弦外之音，忙问：“听您这意思是……”

“买咱们这种货的人呀，现在都跑到台湾去了，我们的生意必须

围城下， 临别托嘱好心人
大雪夜， 爱婴一啼拂晓临

跟着这些人走。”高老爷子的语气虽然很轻，但是很坚决。

高善祖瞪大了眼睛：“那，我们也去台湾？”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老爷子竟然想把金店搬到台湾去。

“对。”高老爷子点了点头，“但是，我们跟的是他们的生意，不是他们这些人。”

听老爷子说要把金店搬到台湾去，高善祖的心一下子乱了。

宝昌金店是他们高家四辈人，经过上百年的打拼才置下的产业。前几年，当老爷子把宝昌金店正式交给自己经营时，曾经语重心长地说，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产业，谁要是把它毁了，那就是高家的罪人，祖上的在天之灵是不会饶恕他的。自己接过宝昌金店后，也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把金店打理好，绝不能让它毁在自己手里。几年来，自己苦心经营，不敢有半点大意，才使金店的生意稳中有升。就在高善祖觉得即将要开始自己人生新的起点时，父亲却突然决定把金店南迁，这能不让高善祖的心怦怦乱跳吗？谁知道南迁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啊？

高善祖知道，老爷子既然把话说出来了，那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了，要想让他改变主意，绝对不可能，所以，高善祖并没有试图去说服父亲，只是把自己的顾虑说给老爷子听，他委婉地说，这倒是个好主意，可是，他接过这个店才几年时间，生意上的路子刚刚熟悉了一点儿，马上就要南迁，是不是有点儿……

“你以为我就愿意离开北平吗？这是我们的老家，我也是故土难离呀。”高老爷子无奈地说。

一想到要把自己经营了多年的老店搬到台湾去，高老爷子也很不愿意，可是，时局已经很明显地摆在这儿了，不这么办是不行了。

高老爷子不禁想起高家艰难的创业史，想当初，他的爷爷带着一家人，从山东老家跑到这儿，省吃俭用，几辈子人打拼了近百年，



才把宝昌金店搞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太不容易了。这儿是他的老窝，哪能说迁就迁呀？可是，正因为高家这份产业来之不易，才要拼尽全力保住它。而目前要保住这份家业的唯一途径，只能是南迁，这虽然是个下策，也只能走这一步了。

高善祖的心情很沉重，他期盼着父亲还能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，他问高老爷子：“这事儿您真的想好了？”

“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这么办了。”高老爷子的心情也很郁闷。

金店南迁这件事，说起来容易，可是，真正操作起来，难题还是不少的。到了那边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一切都得从头再来，高善祖不禁顾虑重重。

高老爷子告诉高善祖，金店南迁的事情，基本都安排好了，他已经让高善祖的姐夫叶文清去台北买好了房子，高善祖只需把店里的东西收拾一下，带过去就行了。高老爷子一家都是北方人，可能吃不惯那边的饭，他想把厨师老李也一块儿带去，因为老李就是光棍一人，也没什么牵挂。

高善祖有一个姐姐叫高善汶，早年前就嫁到香港去了，随着丈夫叶文清在香港生活。叶文清也是个珠宝商人，他在香港有自己的公司，日子过得还不错，用不着老爷子操心。这次，老爷子就是让叶文清提前去台北看好了铺面房，又买了一套位于海边的别墅。为了不让高善祖分心，高老爷子的这些安排，事先都没有让高善祖知道。现在，叶文清已经把那边的事情全部安顿好了，高老爷子这才告诉高善祖。

“您看，店里还有这么多货呢，一下子也拿不了啊。”高善祖扫了一眼店里琳琅满目的货物，有点犯愁了，况且，这都是一些贵重娇嫩的东西，光那些包装盒就占了不少地方。

高老爷子想了想，说，包装盒不值什么钱，这么远的路程，带

着包装盒不划算，为了省地方，除了个别物件，所有的包装盒全都拿下来，只把商品带走，到了那边重新换包装盒。

高善祖觉得这个办法好，他从心里佩服老父亲的精明，他深深地感觉到，有老爷子在身边，就是自己最大的福气。

他又想到了高家宅院的问题，金店迁走了以后，这宅子怎么办啊？货可以搬走，人也可以搬走，这么大的一个高家宅院可是搬不走啊。

高家宅院离金店不算太远，是祖上留下的一个深宅大院。红漆大门，青石台阶，房屋高大，磨砖合缝。院内假山鱼池，回廊四绕，优雅宜人。高善祖的母亲已经过世，高善祖和妻子吴美贞陪着高老爷子就住在这高家宅院里，账房刘先生、顺子和厨师老李，以及吴美贞的贴身佣人赵姨分别住在两侧的厢房里。

高老爷子说，宅子当然带不走，他想等到搬走以后，就让刘先生和顺子先住在这儿，帮助高家看一下房子。以后，如果时局稳定了，他还得回来养老呢。高老爷子觉得北平是他的老家，搬到台湾去是为了做生意，老家可不能丢了啊，自己总不能客死他乡吧？早晚还得回来，要在北平养老送终呢。

高善祖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高老爷子接着说：“这样吧，你把这些货分成两批，咱们爷儿俩先带一批过去，等把那边安顿好了，你就回来接美贞她们，再把剩下的货带过去。”

说起妻子吴美贞，高善祖又犯愁了。两个人结婚十多年没有孩子，去年，吴美贞终于怀孕了，高家要有后了，这让高善祖和老爷子十分高兴。现在，吴美贞挺着个大肚子，眼看着快要生产了，可是，金店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南迁，高善祖怎么能不愁呢？他顾虑重重地说，美贞大着个肚子，走那么远的路，也太不方便了，一路颠